

# 大墙里的女囚 死魂灵

刘玉岐 著



大端羅約女因

# 死魂灵

大端羅約女因

大墙里的女囚

# 死 魂 灵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二·沈阳

死魂灵

Sihunling

刘玉岐 著

---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:139,000 开本:787×1092<sup>1</sup>/<sub>32</sub> 印张:6<sup>3</sup>/<sub>4</sub>

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7,520

---

责任编辑:杨爱群

责任校对:李守勤

封面设计:杜凤宝

---

辽新登字3号

ISBN 7-5313-0739-1/I·678

---

定 价: 3.80 元

# 作者前言

人类从精神的荒漠中跋涉而来，绝不能狂妄地、愚昧地携着虚无再回到精神的荒漠。

——那是灵魂的死亡地。

而女人的这种毁灭更让人惊悚！

囿限于重重黑暗的帷幕里，放浪在镍币灰色的辉光里，是生命的挥霍，是灵魂死寂前的媚态卖弄，是一个个女囚的可诅和悲哀！

我在本书中写了8个不同身份与经历的女死囚。她们让人震惊和憎恶的行为轨迹和罪行，是浑浑噩噩的心灵最典型最疯狂的表现。然而法律无情，她们纷纷被押上中国的绞刑架。

这些年，随着西方腐朽的文化意识和生活方式的渗透，女人犯罪的故事变得愈加复杂起来。8个女死囚虽是女性世界中的极少数败类，却有着不可小视的危害性。她们诈骗、贪污、卖淫、杀人……无恶不作。一个善于行骗的女人，一

副媚眼一张巧嘴，会令受骗者乖乖坠入罗网；一个极其贪婪的女人，纤细的黑手随意伸向四处，但仍不能满足那无限膨胀的私欲；一个恶毒谋杀的女人，那双温软白嫩的手臂，竟可轻轻地把人拉进地狱……

她们成了生活的叛逆，也成了女人的叛逆。传统中的东方女人那温柔的、贤淑的、充满母性的性情呢？世间那丑陋的、凶残的、阴险作恶的黑影紧紧裹住她们的灵与肉。当温情的虚伪面纱，遮掩住一些善良虚弱的人的视线的时候，面对着这一个个居心叵测却娇媚多情的女人，防线是那么单薄，甚至有的不攻自溃。正因为如此，有的人才上当受骗，有的人被害得家败人亡，有的人身首异处……8个罪恶的女人，8幕人间的悲剧！

我曾长时间在震颤中思索，当这类女人在浅薄的人生观念中炫耀自己葬送自己的时候，当她们狡黠的本性无法掩饰且又尽量施展其娇媚的手段的时候，当她们怅惘、迷朦、茫无所向却愈加顽劣的时候，堕落是必然的，狰狞可怖是必然的，走向生命的断崖是必然的。

一个人的过去是一段历史。一个人的灵魂是一个宇宙。她们为什么犯罪？为什么走上死罪之途？

古往今来，人类学家、社会学家和犯罪心理学家都在冥思苦索着女性堕落的根本原因。他们有的把犯罪归之于家庭环境，有的把犯罪联系到地理条件，有的强调社会演变，有的则断言：犯罪者的血型、基因、乃至头发中的微量元素皆与正常人大不相同……可谓是，诸子百家，各抒己见。

我读《君主论》，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：“命运是

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，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。”尼科洛·雅维里的话充满着辩证。这8个女死囚，并非生来就带着罪孽，她们也曾有过善良的心，有过温柔的爱，有过成功的机遇，有过美满的生活，有过幸福的梦，然而，她们没有把握住自己的命运，被动地、疲倦地浸浴在自我迷惑和自我舍弃的狂风暴雨之中，狂野的沉醉后是整个的消灭。8个女死囚浮生若梦，有的是法官，有的是不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，反而亵渎了法律，有的是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，日益膨胀了的私欲缺乏了自控，有的在眩晕的恋爱、婚姻多彩的世界里失去了平衡而导致人格的变形。

这本书，把8个犯罪的女人，放在阳光下曝光，以活生生的事实，血淋淋的教训，向我亲爱的读者努力去揭示生活的真谛，并使人从泪与血的折光里领悟了一层人生的警戒哲理。

让死的永远死亡。

让生的不再迷惘。

# 目 录

## 作者前言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个故事.....        | 1  |
| 浪漫的幻像             |    |
| ——伴唱歌女雇佣杀手        |    |
| 第二个故事.....        | 24 |
| 荒唐的畸恋             |    |
| ——“黑牡丹”诱杀旧情人      |    |
| 第三个故事.....        | 51 |
| 托梦的奇迹             |    |
| ——恶女人追逐风流害夫罪昭昭    |    |
| 第四个故事.....        | 70 |
| 爱河的误区             |    |
| ——“白衣天使”蜕变为毁人的第三者 |    |
| 第五个故事.....        | 93 |
| 可怖的报复             |    |
| ——玩火者烧死了他和她       |    |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六个故事..... | 112 |
|------------|-----|

贪婪的告白

——特大贪污诈骗犯的发迹与覆灭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七个故事..... | 130 |
|------------|-----|

· 愚顽的冷面

——吞噬孩子的“狼外婆”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八个故事..... | 153 |
|------------|-----|

罪孽的怪胎

——人妖魔窟捣毁记

# 第一个故事

## 浪漫的幻像

——伴唱歌女雇佣杀手

1 1989年9月10日晚7时。

细柔柔的雨，一丝一丝地下着，叩醒了中秋季节里那一株寒意，秋虫不再鸣叫，星光早已隐去，往日游人如梭、爱侣如云的南湖公园，像一个不可测度的魔园，遮住了白地里迷人的景致。

此刻，公园里走进了一对神秘的“情侣”，一前一后漫步而行。他们没有打伞，也没有穿雨衣，任凭无情秋雨的袭来，毫不在意。

走在前面的女子，低垂着头，苗条身段，轻盈飘逸，秋雨淋透的健美裤，紧贴在身，显示着美的神韵。男子紧随其后，他身着西服，系了根浅蓝色的领带，四方脸庞，鼻梁上架了副宽边眼镜，雨水顺着镜片往下流着，遮住了他的视线，擦也擦不净，眼前仍是模糊不清。

“你今晚为什么想约我出来？”男子终于张口说话，表情淡淡。

女子停了一下脚步，转过头来，细细的嗓音中夹杂了一

丝忧悒：“我们俩的事，总该有个结局呀！”

“是呀，”男子几分惊喜，一步赶上，拉住女子湿漉漉的手：“这几天，我可把你找苦了，咱们回老家结婚吧，别在这鬼地方‘打游击’啦，好吗？”

“不，”女子的齐耳短发一甩，凉丝丝的雨水撒了男子一脸：“我想，我们还是分手吧！”

“分手？”男子愣怔怔地站在路旁，茫然失望地望着女子。他感到有股骚乱的热流在胸中翻上翻下，有种种又可怕又迷人的欲望在心头窜来窜去：“你，就这样无情无义……”

“是的，我对你一点感情也没有。”女子一双呆滞的眼睛，闪着冷冷的目光。

“感情可以慢慢地培养嘛！”男子茫然若失地说着，又伸手去挽女子的腰：“反正我说啥也舍不得与你分手。”

“你松开手好不好？”女子不耐烦将他推到一边，一字一板地说：“我希望你不要总缠着我。”

男子的心立即悬到嗓子眼，下意识地又朝女子凑了凑，他说不清自己是什么欲望，只觉得自己在盲目的希望中预感到了更惨重的失望。

“你为什么这样讨厌我？”男子缓和一下气氛问道。

“这还需要解释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男子冷笑一声，“你以为这样就算了吗，没那么容易！”

“那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“……”男子没有回答，站在公园里的人造假山下，纹

丝不动，像尊青面獠牙的石雕。

“你别自讨没趣了，好自为之！”女子瞟了他一眼，语言刻薄地说。

男子眼前的秋雨在公园中飞舞，追逐着。他觉得心底那股原始的野火已被这个羸弱姑娘撩拨得正旺，周身的脉管里都急涌着一种充满野性的愤怒。

“你想甩开我吗？”他慢慢地把目光移向女子，突然伸开两只大手，紧紧抓住女子的肩头，不停地晃动，他要把面前的这个女子摇得粉身碎骨，并一迭连声地喊着：“不行，不行……”

“放开我，”女子用力地挣脱，嘴里恶狠狠地骂了一声：“你这只癞蛤蟆，我死也不会嫁给你的！”

“你这个贱货！”男子压抑已久的愤怒终于发作了，他举起右手，朝着女子的脸，“啪啪”就是两记耳光。

“你凭什么打我，呜呜——”

女子倒在假山前的泥水中，尖厉地嚎叫，悲痛欲绝，让人感到有一种彻骨的恐惧！

倏然间，假山后冲出一个人，几个箭步冲到他们的前面，威严喝道：“我是公安局的，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女子听罢，像见了救星一样，慌忙从泥水中爬到身着黑衣服的“便衣警察”面前，战战兢兢地说：“救救我，他要害死我……害……”

“不，不……”那男子吓得魂飞胆破，浑身筛糠般地颤抖着：“不，我不是坏人。”

“那你们深更半夜地干什么？”

“我，我们是朋友，我请她回家。”

“是这样吗？”黑衣人转过头来问女子。

“他骗你，我根本不认识他，他想强奸我……”

“不，不是这样……”男子刚要解释什么，被黑衣人一拳击倒在地。

“你先到一旁蹲着去！”黑衣人大声命令男子，那声音好威严！

男子从地上爬起，像条夹尾巴狗似的蹲在离黑衣人几米远的地方。在夜色的侵蚀下，在冷雨的啃啮下，他的整个身躯就像被秋风扫落的树叶，越抖越厉害了……

黑衣人在询问着女子，声音压得很低很低，啥也听不清，最后他隐隐约约地听清黑衣人的话：“咋办？”

“干！”女子终于咬牙切齿地回答。

啊，这原来是一场阴谋！

男子蹲在地上，额头冰凉，他预感到有厄运降临在自己头上，他准备撒丫子逃跑。但那双该死的腿，被一种无名的恐惧揪住，站也站不起来。

黑衣人向他走来，越来越近，就在他闭上眼睛的一瞬刻，黑衣人一把抓住他的衣领，骂道：“你敢骗我，你们是谈恋爱吗？”

“是，警察同志。”他不敢正视，陷入极度的惊恐之中。乞求说：“高抬……贵手吧！”

“好吧，我高抬贵手！”黑衣人的两眼露出凶光，让人恐怖。突然，他从腰间掏了把亮闪闪的匕首，朝男子的胸前刺去……

2 夜，笼罩着南湖公园里的这一切，没有星光，没有风息，只有从天而落的“沙沙”秋雨声，好像在无尽无休地叹息，使整个公园颤抖不安了。

公园的一隅，有个电子游艺室，还闪着清冷的灯光，早已无人光顾了。年轻的老板心里有些闷得慌，正翘着二郎腿，坐在沙发上，嗞嗞地吸着烟卷儿。

“救命……”一声微弱而惊恐的呼救声，从半掩的门缝中传来，他先是一愣，继而又跑到窗前向外张望。呵，秋雨中，他影影绰绰地看清有一个人“扑通”倒在泥水中……

“杀人啦！”

惊骇中的小老板，没来得及关好店门，拔腿就朝公园治安派出所跑去……

十几分钟后，和平区公安分局刑警一队的刑侦人员赶到了现场。

雪亮的灯光刺透了茫茫雨雾，把周围十几米的方圆照得如同白昼。柏油马路上，躺着一具男尸，头东脚西仰卧在雨水中。死者二十六七岁的年纪，腹部上有11处刀伤，有几处还在渗着血水，他的头发蓬乱，嘴角扭曲，显然，死者曾经历了极为痛苦的折磨和挣扎，但最终还是没能从死神的魔爪下逃脱出来。

是情杀？是仇杀？还是谋财害命……一连串的问号如同一堆乱麻，侦察员们力图在短短的现场勘验时间时，理出头绪来。

侦察员们在死者身上并没有发现能够证明死者身份的证件。但在死者身上，发现了一块挂有钥匙的“中原3床上”的住宿牌，还有一张已被雨水和血水浸得模糊的纸条儿，尚可辨认：

萍萍：

我准备回家，上午等你时，你又一上午不来，我跟你生气都生不起了，望你见字后，速去旅店找我。

纸条儿没有署名，也没有日期。死者是谁？凶手是谁？这个“萍萍”又是何人？

眼下，要揭开谜底，唯一的线索便是那块“中原3床上”的住宿牌了。

次日凌晨一时，侦察员们很快在南湖街道查到了这个个体开办的“中原旅社”，开始了紧张的调查工作。一位住宿人员向侦察员们介绍说：

“前几天，有个外地的小伙子来这里住宿，他个头不高，四方脸庞，戴了宽边眼镜，说话是关内口音。”

住宿人提供的外地投宿小伙子的体貌特征与死者相吻合，侦查员们又进一步追问：“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”

“说不清楚。昨晚七点多钟，外边下起了雨，小伙子发了魔似的匆匆而去，半夜未归。”

“你知道他常跟什么人接触。”

“听说他有一个女朋友在沈阳音乐学院进修，是个唱歌的。”

“她来过这里吗？”

“来过两次。”

侦察员们用宿牌上的钥匙打开了3号床头柜，发现了一个红色的工作证，翻开一看，照片上的人正是死者。他叫杨绍刚，现年26岁，系洛阳拖拉机总厂六六五分厂职工。柜中还意外地发现了一张彩照。这是摄于室内的半身照：一位戴着太阳镜的妙龄女子站在一架钢琴旁，鹅卵型的脸上，那双清波流溢的大眼睛，闪着让人心旌摇荡的媚风……

“是这姑娘吗？”侦察员把彩照递给住宿人员辨认。

“是她，她曾来找过那小伙子。”

“谈些什么？”侦查员们又追问一句。

“这怎么好意思听呀！”住宿人员有些无可奈何的样子，思忖一会儿又说：“我看，他们倒很亲密的，舞眉弄眼的，有时还动手动脚……不像一般的朋友。”

住宿人员提供的线索，使侦察员的思路更加集中，种种的迹象表明，这彩照上的女子，十有八九是“萍萍”了，侦察员们马不停蹄，又一头扎到音乐学院。

照片上的女子被带进了院保卫处。她中等个头，细眉大眼，上衣是紧身夹克服，下身穿着流行的牛仔裤，她似乎刚从梦中醒来，不停地打着呵欠。

“你认识彩照上的人吗？”

“是我的照片。我把它送给杨绍刚……”她回答，心里变得坦然了，原来警察是调查这件事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吴丽丽。”

侦察员有些惊诧，但很快恢复了正常：“你认识杨绍刚？”

“杨绍刚，我认识。”吴丽丽坦率地回答。她知道承认这个事实并不违法。

“你怎么认识的？”

“是通过我的同学李萍萍认识的。”吴丽丽扬起了眉毛，快言快语地说：“他们原来是恋爱朋友，被李萍萍甩了，那杨绍刚特意从洛阳来找她。”

“最近他们间之有过接触吗？”

“不太清楚。不过前天，杨绍刚求我找过李萍萍。”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吴丽丽摇着头，神色暗淡下来：“我找了几次，找不到李萍萍。”

“你知道她现在在哪住？”

“说不出来。”吴丽丽有些为难地说：“李萍萍一天神出鬼没的，又被学校除名了，没有个准地方，虽说租了间房子，也很少回去住。”

“呃？”侦查员们恍然大悟，如果李萍萍真是“萍萍”的话，她肯定与本案有重大关系。

黎明，夜色更浓重，一夜的秋雨仍然在稀稀拉拉地下个不停，侦查员深一脚、浅一脚地围住了李萍萍的住处，但却扑了一个空……

3 李萍萍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。这恐慌不仅来自洛阳杨绍刚这个无赖的恐吓，更是院里的那张除名的大字公告所造成的。她没想到，自己自费进修来到音乐学院还不到半